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班雅民的裸命、活物與科技技術複製性(II-I) 研究成果報告(精簡版)

計畫類別：個別型
計畫編號：NSC 97-2410-H-004-185-
執行期間：97年08月01日至98年10月31日
執行單位：國立政治大學英國語文學系

計畫主持人：邱彥彬

計畫參與人員：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陳欣如

報告附件：國外研究心得報告

處理方式：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中華民國 99 年 02 月 22 日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期中進度報告

班雅民的裸命、活物與科技技術複製性(II-I)

計畫類別： 個別型計畫 整合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 97-2410-H-004-185-

執行期間：2008年08月01日至2009年10月31日

計畫主持人：邱彥彬

共同主持人：

計畫參與人員：兼任研究助理于庭萱、陳欣如

成果報告類型(依經費核定清單規定繳交)： 精簡報告 完整報告

本成果報告包括以下應繳交之附件：

赴國外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赴大陸地區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及發表之論文各一份

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國外研究報告書一份

處理方式：除產學合作研究計畫、提升產業技術及人才培育研究計畫、
列管計畫及下列情形者外，得立即公開查詢

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 一年 二年後可公開查詢

執行單位：政治大學英文系

中華民國 99 年 2 月 16 日

97年執行的國科會研究計畫「班雅民的裸命、活物與科技技術複製性(II-I)」，基本上延續了上一個二年期計畫的關懷，一方面繼續進行班雅民、阿岡本與傅科之間的理論對話，思索從對話當中開展出來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則鎖定班雅民的「活物性」

(creatureliness)與阿岡本的「裸命」說，進一步探索班雅民的生命政治論。為了深化思考，本人依去年度計畫書所擬定，在計畫執行之第一年籌辦「2008海德格讀書會」(與台大外文系黃宗慧共同主辦)，邀集國內外17位對海德格、精神分析、動物倫理、生命政治等專業領域學有專精的學者，從2008年8月23日到12月13日進行7次的研讀聚會，從阿岡本的*The Open*與*Homo Sacer*出發，銜接至海德格於1929-30年間在Freiburg University的授課文稿*The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Metaphysics: World, Finitude, Solitude*，並將讀書會的影音紀錄上傳至「2008海德格讀書會」網站：<http://ybchiou2008.blogspot.com>。籌辦此讀書會的具體成果在於，除了各學者可從各自的專業視角主讀並開啟學術對話的空間之外，研讀的過程更促使本人可以進一步深思與本計畫密切相關的「裸命」與「活物」之主題。例如本人一方面發現阿岡本對海德格這部講稿有些許簡略式的跳躍性思考，但從另一方面來說，雖然阿岡本把人遭到存有全然拒絕(*versagen*)的深沈煩悶(*profound boredom*)狀態比擬為動物的「貧乏於世界之中」(*poor in the world*)，這與海德格不斷強調動物與人在存在型態上的斷裂此說法明顯有所出入，但仔細閱讀海德格的複雜文本就會發現，阿岡本的閱讀並非無所本，甚至比一般海德格專家的制式閱讀更能掌握住海德格的幽微之處。海德格絕非人本主義者，他斷然拒絕以人的觀點來理解動物的存在狀態，反倒在不斷頌揚只有人才有能力進行自我存在的提問與哲學思辯時，海德格嘎然而止，認為哲學提問只能把人帶向回復在世存有的邊緣，提點回復的可能性，而無能實現在世存有的「存在實質性」，以下引文即是很好的例證：“...this questioning will bring us to the *brink* of possibility, the *possibility* of restoring to Dasein its *actuality*, that is, its *existence*. Yet between this uttermost *brink* of possibility and the actuality of Dasein there lies a very fine line. This is a line which one can never merely glide across, but one which man can only leap over in dislodging his Dasein. Only individual action itself can dislodge us from this brink of possibility into actuality, and this is the *moment of vision*. Philosophizing, on the other hand, can only lead us to the brink and always remains something penultimate in this respect. Yet it can only ever lead us this far if it actually runs ahead into this penultimate domain and thus grasps its entirely precursory character and finitude” (173)。縱使將專屬於人的哲學思辯與提

問能力發展到極致，頂多只能在智識的層次上，讓原本在深沈煩悶中拒絕向人開顯的存有，在拒絕的不可能狀態中宣告其開顯的可能性 (*versagen*→*sagen*→*ansagen*)，但思辯與提問只能把人帶到終點的前一站，無法保證從這一站就可順理成章「滑向」終站，若要實現在世存有的「存在實質性」，思辯與提問已經無能為力，此刻需要的是在「裂解在世存有」中發生的跳躍行動，此刻即為「觀看瞬間」(*Augenblick*)，人觀看的對象並非在世存有的完美圖像，而是從煩悶的不可能性中攫取出可能性的在世存有 (165)。「觀看瞬間」，也就是哲學思辯進入無為狀態的片刻，難道不是在人獨有的能力在極度深沈煩悶的情緒(*Stimmung*)中發展到極致之後，必須進入動物的存在狀態、也就是人與動物之間分際喪失的時刻？在世存有的自我裂解，觀看（不是思索）在存有拒絕向自我開顯的不可能性中所同時攫取出來的可能性，這此時刻發生的難道不是人的能力發展到最高段後必須進入的、從思辯回歸視覺的倒返 (*regression*)？阿岡本把人遭到存有全然拒絕的深沈煩悶情緒比擬為動物的「貧乏於世界之中」，企圖指向的難道不是在這個跳躍行動的片刻中，人與動物界限的模糊、甚至喪失？透過執行計畫所籌辦的讀書會回到海德格的文本，本人得以更進一步探索班雅民對「活物」或阿岡本的「裸命」（兩者均為非人也非動物，非生也非死的例外存在狀態）的思考，以及如何將臨界的存在狀態轉譯為政治行動的問題。

除籌辦讀書會之外，此執行中之計畫另一初步成果為，2008年11月1日應國科會人文學中心的邀請，在外文學門學術研習營與在場學者分享心得講演「生命、政治與現代性」。此次的心得分享著眼於阿岡本如何受到班雅民談論德國哀劇、卡夫卡、神聖暴力等等的影響，開展出一個迥異於傅科的生命政治論。此次演講內容尚待整理為論文發表，以下先將此階段之研究成果，亦即該場演講主要內容摘要如下。延續2008年5月在比較文學年會關鍵字座談上的論點，演講中進一步批判：傅科雖然在“*Society Must be Defended*”的講座中對於死亡權力與生命權力之間的緊密關係多所著墨，但基本上傅科對於死亡權力的強調反倒適得其反，透露出權力系譜學的本身的缺乏。在這個講座中，傅科基本上是以一種外於權力系譜學的方法，不談規訓權力、生命權力與死亡權力之間的關係，反倒將焦點鎖定在17世紀以對抗王權為目的、以種族戰爭為主軸的歷史敘述，分析這類的抗爭歷史敘述如何在法國大革命後歷經「自動辯證」(*auto-dialecticalization*)的過程，從而自「歷史」退化為「生物」(*biological*)與「醫療」(*medical*)，從底層抗爭轉譯為自由主義的生命政治，看似成功完成死亡權力與生命權力的理論接軌，但所謂的「自動辯證」因缺

乏應有的辯證中介，以致對於歷史為何會退化為醫療？傅科並沒有多作解釋，反倒暴露出傅科的權力系譜學本身並無法提供生命權力與死亡權力的媒合一個堅實的理論基礎。傅科的權力系譜學傾向迴避隱含在自由主義或新自由主義中的死亡權力，只著眼於「藉納入以排除」(exclude by inclusion) 這類重納入輕排除的生命政治技術，因而在論述上將所有無法被權力系譜學解釋的事件視為權力變異過程中的例外狀態，從而排除在論述重點之外——譬如說納粹主義、羅斯福的新政、戰後的福利國家政策等等，在傅科1978-79的法蘭西學院講座*The Birth of Biopolitics*中均是一片空白——權力系譜學因此反諷地淪為有效統治的歷史事件簿。

相對於傅科所提的「經濟人」(*homo oeconomicus*)，班雅民的「活物」或阿岡本的「裸命」概念均是以「藉排除以納入」(include by exclusion) 的死亡權力施作技術為基礎而發展出來的概念，為抗爭提供了比較多有效的支點。受到班雅民的「極端」事件概念的影響，阿岡本則是讓隱沒在權力系譜學底下的例外狀態浮上台面，並以班雅民的口吻宣告在現代的生命政治運作底下，所有的例外皆已成為常態。對班雅民而言，像是攝影或電影這類時興於現代，深入大眾日常生活的複製技術，剛好提供我們一個得以瞥見例外狀態（活物或裸命狀態）常態化的窗口。以卡夫卡五歲左右的照片為例，受到各種外力擺弄而呈現異化狀態的卡夫卡（卡夫卡自己的小說與班雅民的評論也是屬於外力的一部份，就像是照片下方的文字說明一樣，只證明了相片中人無能透過自身的身體姿勢或臉部表情不落言詮即可表達自我），正是處在throne-room與torture chamber之間的兩棲類動物。在班雅民的解釋裡，相館中的卡夫卡既是王儲也是罪犯，活脫像是卡夫卡所描述的脫序世界中向下沈淪的權力者或往上竄升的升斗小民，也是阿岡本在*Homo Sacer*裡所說，不管是在希特勒還是待處決的猶太人身上都可發現的「裸命」狀態。換句話說，相片中的卡夫卡正是一具處在「社會存在的零度、介於象徵死亡與真實死亡之間」(Eric L. Santner語)，既非動植物等純粹生物存在也非人的「活物」。作為標準的現代媒介，照片成了紀錄原初世界 (*Vorwelt*) 回返現代的最佳載體，卡夫卡環顧四周卻得不到假山假水的回看的凝望、耳聽八方卻只聽到布景山水哀鳴的大耳朵，誠如海德格所言，都是深沈煩悶的圖像印記，也是遭到存有的拒絕開顯的傷口。但同時卡夫卡的眼睛與耳朵並不是封閉在相片的邊框當中，活物的傷口有如羅蘭巴特的「刺點」，指向在當下拒絕開顯的不可能中那個不斷閃爍、向著未來開放的可能性（也就是班雅民的視覺無意識），或用阿岡本的話來說，指向在被照相機鉅細靡遺捕捉下來的現實中那個「從未被遺忘」、但也從未

在現實中實現的可能性 (*The Time That Remains*, 39)。卡夫卡的眼睛跨越邊框，同時也跨越了永劫回歸的現代斗室，以「未曾被遺忘」的活物之姿，對未來發出必須被記起的要求與命令。

97 年度國科會計畫的另一項初步成果，則是於 98 年 4 月 11 日在邱漢平教授主持的《班雅明〈拱廊街計畫〉研讀會》(<http://w3.tku.edu.tw/olreg/course.asp?crsid=20092028>) 上擔任主讀人，針對 F [Iron Construction]、G [Exhibition, Advertising, Grandville]、H [The Collector]、以及 I [The Interior, The Trace] 四項筆記條目，以「內外交雜」(interpenetration) 與「清醒透明」(sober transparency) 為主軸，延續此年度計畫的初步研究成果，對班雅民的救贖概念進行更進一步的探討。假如班雅民在拱廊街「內外交雜」的建築結構上，看見生命政治與死亡政治相互糾纏，互為因果的類比，也折射出活物裸命「介於象徵死亡與真實死亡」的臨界狀態，那若要把人從 19 世紀的沈睡現代性中喚醒，如何將「內外交雜」的混沌狀態透過「複製」進行定格顯影，微量轉化成「清醒透明」的狀態將是救贖論述必須要處理的主要議題。「不將我們的存有移入物件，而是讓物件步入我們的生命」(H2,3) 這不僅是「蒐羅者」拯救過氣物件的策略，同時也是班雅民讓西方現代性從 19 世紀的「幻魅」(phantasmogoria) 中甦醒過來的救贖之道。邱教授以班雅民的「蒐羅者」為方法，嘗試將《拱廊街計畫》中蕪蔓龐雜的筆記從原本的脈絡中進行「寓言」式的抽離，以 Grandville 1842 年的插畫集 *Les Animaux* 為起點，分別以鐵建物的幻魅、博覽會的幻魅、布爾喬亞室內空間布置的幻魅為軸心，將 F、G、H、I 重新組合成一個星棋羅佈的新秩序。表現形式與社會內容的扭曲與矛盾是 19 世紀幻魅現代性的基本特質。在鐵建物方面，最能彰顯幻魅特質的非拱廊街莫屬。在工業革命的帶動下，技術革新的步伐首度超越藝術的進程，迫使部分的藝術表現必須仰賴新技術的加持以便迎頭趕上時代的快速變化，因而造就了拱廊街特異的空間形式與社會內容。內在空間與外在空間流通難辨，神聖教堂與世俗商場集於一身，這不僅是常見於 19 世紀新技術與舊藝術的揉雜，也是鐵建物的幻魅即景。同樣的扭曲與矛盾，也出現在 19 世紀時興的萬國博覽會。除了在展館本體的建造技術與建材選用上與拱廊街一脈相承之外，博覽會在社會內容上矛盾是班雅民特別關注的重點。自由主義與平等主義共一爐而冶之，一面高喊自由貿易，一面對於來訪的外國勞工進行嚴密的監控或阻撓，兩者並行不悖，構成了萬國博覽會幻魅的社會內容。19 世紀的布爾喬亞刻意設計的幽閉的室內空間在空間、時間與社會內容上也出現類似的幻魅扭曲。原本作為工作之餘讓人得以放鬆休閒的室內空間，在特殊的布置概念

下，幻化成中世紀的戰場，原本已從封建貴族手上成功奪取經濟、政治與文化權力的布爾喬亞階級，其進步形象因而與封建騎士產生詭異的重疊。室內的空間與曠野上的戰場，安適與激戰、布爾喬亞與騎士——這三組矛盾元素的交疊，造就了布爾喬亞室內空間的幻魅性。而如何從 19 世紀的幻魅現代性中甦醒過來，一直是班雅民哲學中的思考重心。面對構成幻魅現象的扭曲與矛盾，班雅民並不認為矛盾的消解是最終的解決之道。班雅民引用 Sigfried Giedion 的說法 (F2a,3)，反對將內外空間交互流通的拱廊街視為必須除之而後快的幻影，反倒是在幻魅的拱廊街上頭看見「預示的價值」。快速進展的新技術揭示了一個處理 19 世紀的幻魅現代性的可能性：日新月異的技術革新的重點工作不在驅魔，一次殲滅不成熟的技術所帶來的矛盾與扭曲，而是將 19 世紀的令人暈眩的幻魅「複製」為「清醒的現實」。矛盾的消解與幻影的驅逐不是重點，而是將原本揉雜曖昧的矛盾與扭曲定格顯影，讓原本恍如夢中的扭曲圖像進入意識層次，這才是班雅民所謂的「甦醒」或救贖過程。

因此，班雅民對「科技複製性」的探討，其用意不僅僅在於論述電影技術的特殊性。雖然班雅民論及建築技術的發展，乃至於對「第一科技」(the first technology) 與「第二科技」(the second technology) 的嚴格區分 ("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Its Technological Reproducibility," Second Version, VI)，都帶有些許科技進化論的調調，在歷史進化的動線上，電影的複製技術似乎也被定位為科技發展的一大躍進，但在討論電影媒介的過程中，班雅民不時跳脫單一的媒介領域，把電影與報紙、裝配線（或泰勒主義的勞動監理）等技術媒介做類比性或共時性的並置，脫離歷史相對論式的描述。換句話說，對班雅民而言，與其說「科技複製性」的論述目的在於勾勒視覺藝術發展的線性圖譜，為電影技術做一歷史的定位與定性，不如說是一種主觀批判立場的建立，以作為介入現代性的意識型態幻影的立基點。電影不是救贖的終南捷徑，而是「機械複製性」與救贖過程的提喻，故為一「純粹媒介」(pure means)。在此純粹媒介之上，閃爍於見與不見之間的迷離幻影，透過「複製」微調轉化為清醒現實，生命政治與死亡政治的互為因果的糾葛也得以解開。但解開，決不是意味著轉身背對生死的糾結，回復到生命與死亡各安其位的單純情境，而是進一步「複製」生死糾葛，進入班雅民在 "The Formula in Which the Dialectical Structure of Film finds Expression" 中所謂的「連續性」(代表生命，例如螢幕上栩栩如生的連續動作或規律運行的裝配線) 與「不連續性」(代表死亡，譬如說電影膠捲中的單格靜像與卓別林的表演身態，*Gestus*) 的「辯證結構」。雖然電影中栩栩如生的連續效果來自於單格靜

像的不斷置換，在取消並保存的辯證過程中讓死亡蛻變為生命，但單格影像在電影膠捲中結結實實的存在，又在在證明斷裂性對辯證轉化的頑強拒絕，讓連續性與非連續性、生命與死亡之間的切口完全暴露在外且難以彌合。在影像複製的狀態下，生命政治中的生死糾葛在生死的辯證結構下繼續存在，但這絕對不是說電影只是外在世界的忠實反應或逃避的折射，在延續性與非延續性之間搭上一座辯證橋樑的同時，電影膠捲的結構特殊性也在生命與死亡之間打開一道缺口。透過革命性的複製「微調」，生死終於得以不再繼續糾纏。在辯證的情境中讓中斷（caesura）顯現，切開在活物或裸命上相互糾結的生命與死亡，這正是班雅明的科技複製理論對於當代生命政治反思的意義所在。

為了克服國內資料不足的窘境，本人於去年 8 月前往英國的倫敦、牛津與劍橋從事為期 5 天的密集移地研究，收穫甚豐。停留期間，本人大部分待在牛津大學的 Bodleian Library 翻閱 *The Lancet* 這份 19 世紀的醫學期刊，帶回三百六十餘頁與生命政治相關的歷史文獻，對於現代性與生命政治的研究有相當的助益。